鬻子

附校勘記逸文

鬻子一卷舊本題周鬻熊撰崇文總目作十四篇高似孫子畧作十二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陸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題唐逢行珪注凡十四篇蓋即崇文總目所著錄也考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有鬻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淨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畧同疑即小說家之鬻子說也杜預左傳注稱鬻熊爲祝融十二世孫史記載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漢書載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雖所說小異然大約文武

時人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又有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語而賈誼新書亦引其成王問答凡五條時代殊不相及劉勰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諮詢遺文餘事錄爲鬻子則裒輯成編當不出熊之手流傳附益或構虛詞故漢志別入小說家歟獨是僞四入目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來帝王佐輔有數可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湯七大夫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尚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爲此冊亦未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爲佚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

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言

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旣久存備一家耳

原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了因據劉氏九流卽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畧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吏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

與言爲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于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注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懐于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逢行珪序

進鬻子表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聿興書事之官置勸戒之門由啟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縟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徽烈逮乎周文傳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實申師傅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啟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採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啟沃彌綸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于遺翰而已鬻熊爲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

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覩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爲之注解研覃析理以敘私情翦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帝王之炯誡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革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陋荷堯沐舜擊壤謳歌周施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逃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于漏隙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洗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華州鄭縣尉臣逢行珪上

鬻子

守山閣叢書子部

周鬻熊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唐逢行珪注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illegible]政之[illegible]又撰博也言[illegible]者[illegible]令其在博求于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于甲以此明政之也

政曰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為法法教可稱也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言君子修于內理于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眞德之要守沖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于政而不預豈妄為之哉所以止也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君子不與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違道飾非不以苟命求正由用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君子終日言之而不離體要謀于政事而成由于道同于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而不能必見受衆目覩于僞不留覩

乎眞衆必耀于名乎能察于實夫庸主必惑于衆豈能受于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能必忠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譎也而不能必入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能必信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淸眞實必存之于信也而不能必見信信言不美而合于道庸主惑于衆邪豈信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信也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于行言君子但爲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非人施之于行不顯之于言說故非非者行是言是非于人是所同也非于人者人亦非之君子將非于人終不以非非人自行是道以論彼之非惡惡者行善善惡在身是所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以惡惡于人所以彰惡于行善道也而道諭矣謀事必忠出言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斥八極高而無際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迹終政教之端包萬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爲而不有行而不見有道

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道可為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于鬻子昔者言往日也雖臨馭億兆而不獨專從師問道以政術之門曰

敢問人有大忘乎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道以終政事心迹在于經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

對曰有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

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前不卽以指答者故

引成文王之問文王欲熊終大忘之理故曰其事奈何矣

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惡去于身也

以賊其身乃喪其軀豈但墨面髡髮是為形餘哉故其蚩尤見誅四凶就戮夏癸絕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

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夫為政以德必貴于道為化國之福焉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昔以遠喻近爲之勸勉也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民惟邦本得衆斯昌建極乘時必資兆庶人効其力以成其功也力生于神王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神迹元符無不來會成易降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戡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于自然元應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于神者也而功最于吏王者發政施令而不自爲必屬賢能以任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福歸于君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國土平康而爲君之福者也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五帝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道大不渝可以崇遠也故其道若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爲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也夫黃帝如垂

衣裳造書契置史官爲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爲杵臼以利萬姓作弧矢以威天下造律管典封禪顓頊平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鞞磬鐘鼓莞席帝堯茅茨不翦土階三尺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爲司空以平水土棄爲后稷以播百穀卨爲司徒以教百姓皐陶爲士師以理獄訟垂爲共工以典衆作益作朕虞以育草水伯夷爲秩宗以典三禮夔爲樂正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履不顧敷九土乘四載鑿龍門闢伊闕道百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其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爲盛故百代不易爲福爲教也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爲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爲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迹不見其賢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一賢士其若比

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艮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 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不肖見于行此二者同出于性而異名皆杖于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 **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 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爲時須王者必任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 **杖能側焉** 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 懷盡忠之節必修于道修身貴眞履行務實由于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 **民者積愚也** 冥然無知愚之謂也 **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與焉** 言明主推心于人以取艮吏而不獨任也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 得于衆心善于政事上所以舉用之 **士民若之明上去之** 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斥去之也 **故王者取**

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人主總羣議以觀政知明以探風聲察于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己取賢唯聖者能之民者吏之程也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法式察之于衆庶人者若之也察吏于民然後隨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主去之此隨之也政曰民者至卑也極卑下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聖主不違人以獨用也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自此以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愛樂之多少殊別也故萬人之吏擇卿相矣人愛之多則必堪為政事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士之所拔不可失賢也卿相者諸侯之丞也卿相者人主之杖故為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焉賢者得之列土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政之興亡在于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離散故為侯之職在卿相也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周

公裨益政禮故稱之以為篇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稱周公之言以明政者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善者體道懷德也人主行善于上百姓變善于下堯之日比屋可封知善道之為善而不行用者是狂悖之人也知惡不改者謂之惑惡者賊以喪軀人主為惡于上則百姓為惡而不悛者是昏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必至狂惑者此聖王之明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夫開國崇基必先于道道既符合無往不眞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于乙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賢不肖是為明也不似之人豈自稱哉言不知也而不肖見於行丹朱傲虐無舍晝夜額額肆惡罔無休息此則見于外不以隱微者也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不肖者豈自謂之不肖哉以賢者覗之不肖之迹見矣雖以彼賢以自賢人豈以為賢乎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于言昧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蒙哉而愚迹

見于辭說也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愚者豈自以爲愚哉以智觀之愚迹見矣雖以彼智以自智人豈以爲智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言帝者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忘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爲政故同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黃帝次妃日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年十五而佐黃帝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日帝鴻氏母日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翼佐黃帝也二十而治天下升爲天子也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因脩黃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也學黃帝之道而常之化迹不及所以效也效其通道而常用之昔者帝嚳黃帝正妃生元囂元囂之子生帝嚳德日新故日高辛在位七十餘年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佐顓頊以理天下三十而升爲帝也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

之而己矣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政教所爲效顓頊而行其言不能常習之也

禹政第六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元圭德諸元始任賢立政以致太平可爲法則故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黃帝元孫鯀顓頊姓姒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禪成功曰禹受舜禪以臨天下得皐陶得杜子業得旣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此以上七大夫之姓名也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俟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人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統萬機而理天下得賢大夫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故終始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湯征葛伯放桀順取天下以理也得慶輔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蠕西門疵北門側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爲相東門等並姓名也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七大夫皆有賢行斥救弼諸故得天下咸

（又也）二十七世（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也）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夏日歲此除卽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爲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九重幽深下言難達所欲百姓反斥救之事故懸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門懸鐘鼓鐸磬（懸之于簨簴也）而置鞀（置于地也）以得四海之士（四海之士有進于言者必造五聲以揮擊傳聞也）爲銘于簨簴（懸樂器之具刻銘于其上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鼓以動物故動合于道也）教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聲也以合于義故教義者擊鐘也）教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金鈴木舌也所以事務有語可行爲所欲言者以振鐸也）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憂者聲悲磬聲消燥而近于悲故憂而擊磬也）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獄訟之事務於疾速故揮鞀以陳之此以上並銘于簨簴之文也）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急于政事無暇安于一食所以示接士之

急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常行之處非所宜憂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事必得道必合上下應會無不至也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不暇飽食聽政不疲朝廷間靜然後無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昭昭然人保其福既去瘖瘖然人失其教此得政典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也賢者有之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與之王用之不賢者豈能用之哉有國無國智者治之夫有國者豈自等豈自亂也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智者非一日之志積功累業行道不倦以成其志治者非一日之謀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為尚寬重道脩政作教以至誠平之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治志治謀在于帝王然後民知所保夫君上有道化行于下遠近慕義四境無虞百姓淳和盜賊屏息故人知所安也而知所避富貴貧賤不相犯仁義禮智由其門無違政教下民為福福是知所避也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

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之以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故得禍亂不作爲福之道此之謂歟**上下相親謂之和**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之上下同心是謂和矣**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不勞于事不苦煩苛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此豈外求之哉上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矣**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兼愛萬物慈惻外施至若成湯征葛伯放桀于南巢夏禹之別導山川置立州國故得天下免于暴亂百姓宅其所居仁遠乎哉斯仁至也**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所以樂用也苟有違之而天下離叛非其所有也**凡萬物皆有器**所用利之是以爲器而違其用豈得其器哉**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其所營爲必須以其器用得其用也故違之不行其器于利遠矣豈有成哉**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王之器而未可以宰割必行仁與信和與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維西伯以敬讓與邦南陽以仁道得政非其人也豈安成之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爲政之方極于始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 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坤其靜也翕歛其動也闢闢是以廣大而生萬物也

萬物生而人爲政焉 收也者所以正于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相制須人以爲政以正之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也

無不能生而無殺也 言天地能生而不能無殺

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 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殺之人豈生之哉是不能生之也

人化而爲善 萬物之中人其爲貴化而爲善理亦天常也

獸化而爲惡 稟氣以生不有知識非人之類豈不惡哉

人而不善者謂之獸 人化而爲善是爲天常今爲不善者者與彼飛虛蹠實亦何以異矣

有天然後有地 天在于上地在于下先天後地理亦自然

有地然後有別 三才克定萬物區別

有別然後有義 夫婦之義著君臣之義彰也

有義然後有教 百官立政教行父子存家設教所以效達于上也

有教然後有道 教迹既彰約之以道苟乖其道物無以安

有道然後

有理事名各立而理自存有理然後有數名理既彰數統之矣夫數以一終十乃至千萬九九之數天之運度亦數之義也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天有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爲數也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有虧有盈日月或合于次或離于次終于一歲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此則日月星辰運行至十二月皆周匝于故處紀猶會者也四者皆陳以爲數治春夏秋冬皆統于一歲之日月也此以上爲政之道當法則也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爲之天周衛始化之終安之無得之也

慎誅魯周公第六刑法有倫宜于時政好生之德理適典章故明聖之資輔成周室誠勸之道所得稱言國之大經在于賞罰二者或替將何訓焉可爲政先故紀之爲篇目矣

昔者此昔者往日之辭也魯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康叔周公母弟也衛三監之地殷人數叛故使賢母弟往也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人命所懸理須詳正夫刑或濫其何

則焉故不可輕殺不辜寧可失于有罪此亦寬仁之道也**無有無罪而見誅**罰而不明雖刑不禁言罰必施于有罪也**無有有功而不賞**賞而不明雖賞不勸言賞必加於有功也**戒之封**重稱戒者所以示于殷勸封康叔名也**誅賞之愼焉**誅賞者國之柄也怒而加誅未必當罪喜而行賞不必當功賞僭則懼及于淫誅濫則懼及于善賞得其功則賢人以勸罰得其辜則姦人以息此不可不審愼之

鬻子終

鬻子校勘記

鬻子十四篇篇名冗贅每篇多不逮二百言少或止五六句人皆以贋本疑之然馬總意林其目一遵庾仲容子鈔所引鬻子與今本同則非唐人僞撰明甚惟意林稱一卷六篇而今本反多於前由傳寫脫誤文義不相屬俗儒遂意爲釐析强立篇名觀唐人引鬻子有出今本外者知當時原本必不爾也今依舊本付梓別爲札記附後亦傳疑不敢自信之意云熙祚識

進鬻子表

周文傳聖藏本作作聖識度庸陋藏本陋作淺

原序

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意林引鬻子云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御覽三百八十三所引與意林同末有因立爲師四字古人引書多有以序混入正文者疑二書所引即此文也繹史以爲逸句恐未然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按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十九篇後世所加並無六篇之說此語殊不可解必有脫誤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而不能必見受羣書治要引有也字下二句同

大道文王問第八

文王問于鬻子此下原有日字誤在注末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力生於神鈔本北堂書鈔七十七引作民似勝然逢注已作神字解矣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杖能側焉此句費解當依賈誼新書作技能輸焉技與杖輸與皆形似而誤逢注乃以恃能矜智所至危僻釋之甚為荒謬然可見逢氏之前此書流傳已久展轉傳寫故有此誤書有顯然之誤而不可擅改者此類是也故王者取吏不忘忘字誤賈誼新書作妄士民若之若當作苦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知善不行者意林行作信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慶輔藏本輔作誧西門疪藏本疪作疵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文選策秀才文注薦士表注引此下並有治字一饋而七十起十字衍治要作

一饋而七起與藝文類聚十一引此文合吾猶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治要引此文云吾不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也藝文類聚所引並同不知何時脫去下句又改不爲猶以泯其迹妄謬已甚觀逢注云常行之處非所宜憂也正釋不恐二字之義知其誤在逢氏後矣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國者卿相也賢者有之此文有誤注乃強爲訓釋何耶治要云夫卿相無世賢者有之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此文益不可解當依治要作國無因治智者理之智者非一

日之志治要引有也字下句同發教施令意林教作政

附逸文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御覽七十九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御覽作甫走如疾風聲如振鋌文選注無此二句三軍之士靡不失

一　邑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御覽三百

鬻子校勘記

尹文子

附校勘記逸文

尹文子一卷周尹文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文獻通考作二卷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並稱顏師古注漢書爲齊宣王時人考劉[illegible]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湣王問答事殆宣王時人至湣王時猶在歟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于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于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眞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誠過

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繩之謂其淆雜亦爲未允百氏爭鳴九流並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辨閎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所稱熙伯蓋繆襲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李獻臣以爲仲長統然統卒于建安之末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矣

原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其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山陽仲長氏撰

尹文子　　　　守山閣叢書

周尹文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于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于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扶問切）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

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徼（吉弔切）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為人君有術而使羣下

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魚巾切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

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疎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虚到切)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于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于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黒韻商而舍

徵好羶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羶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于一百度皆準于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于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丁浪切其分農商工士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士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于事者君子弗

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于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于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于堅僞偏抗(口浪切)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于君子知之無損于小人工匠不能無害于巧君子不知無害于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音垂)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

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戸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夫問切）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蒲眠切）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于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于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之分

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質涉切）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

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于人俗所不與苟伎支義切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愼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許浩切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治以矯之物苟濫必立制以檢之累力僞切于俗飾于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異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

王知人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係于賢愚不係于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歿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下愚物不疏音疎己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于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

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務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飢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臣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音悅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喪息浪切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

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于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于己召而厚賜之過于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勿利其家弗如一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于廡(音侮)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

稱家大怖普故切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市專切棄殃可銷于是遽而棄于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曰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玉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于泓烏宏切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

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國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
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
奉公子小白奔莒旣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
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旣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
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
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執二君不正霸
業遂焉己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
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己所獨了則犯
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
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
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

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顯于堯湯之時非自逃

于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以證切少子孫疏宗族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惡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

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不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失照切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牛據切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

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于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于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故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

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政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物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于田子田子

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一計切）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音博）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于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于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

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于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于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敝在于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于己也起于情所難安

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于己疎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疎之以其無益于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己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二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

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于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尹文子終

尹文子校勘記

漢志尹文子一篇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析爲上下篇故隋志有二卷與今道藏本合然唐人引尹文子多今本所無反覆尋繹疑脫簡並在下篇惜割裂太甚零章剩句無可位置今依四庫本仍合爲一卷別附札記以俟世有仲長氏其人者當審定焉熙祚識

原序

畢足而止之（藏本無之字與莊子天下篇合）意其玩之（藏本其作此）

大道上

不善人之所寶（老子寶作保二字古通）勢用則反權（容齋續筆引作勢不足則反權）

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又曰二字衍當依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此文刪）故人

以度審長短故字誤羣書治要引作古以量受多少二字藏本倒與治要合以簡
治煩惑藏本治作制與治要合以萬事皆歸于一以字衍當依治要刪如此頑
嚚聾聵治要引如此下有則字可以察慧聰明以字誤明吉府本作與與治要合同
其治也治要引作矣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治要引作則屬下句讀農
商工士藏本士作仕下同則處上者何事哉治要者作有君子弗言長短
經卑政篇弗作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爲長短經此弗字亦作不故明主不爲此二字誤
當依治要作任之下云故明主誅之正與此相對爲文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
能此處有脫文當依治要作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爲觀下文云小人亦知言損于治
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于事而不能不爲亦以言屬治以爲屬事也小人亦知言損于治
治要引損上多有字下句同古語曰治要引句首有故字不知無害于君子治要于作
爲下句同此信矣治要引作此言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

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治要引此文云爲善使人不能得從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長短經卑政篇注爲善爲巧下並有者字也字在理字下餘並與治要同可見唐本尹文子如此）所貴聖人之治（容齋續筆引句首有故字與治要合）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長短經引共治下有也所二字與治要合）獨行之賢（長短經引句首有夫字）亂之所由生（長短經引有也字）任道以夷其險（治要夷作通）制之有道也（長短經適變篇引作在制之有道故也）皆非我用（用字誤當依治要作也）因彼所用（所字誤當依治要作可）而自得其用（治要引而下有自得其用也五字又長短經自作各）奚患物之亂乎（長短經乎作也與治要合）智勇者不陵（治要作矜）定于分也（治要定作足）故心皆殊（治要故下有人字）必爲治以矯之（治字誤明吉府本及藏本並作法）食不異肉（藏本異作兼與御覽六百八十九引此文合又書鈔百四十三作重）人皆大布之衣（書鈔御覽引人上並有國字此脫去）越王句踐謀報吳

書鈔百十六引作越王將報吳王而軾之書鈔八十五御覽五百四十三並引作下車而揖之又書鈔百十六作迴車避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書鈔百十六引作後戰民皆不避湯火遂滅吳與今本異知人情之易動藏本人作民處名位雖不肖下愚物不疏已此處有脫誤文選任彥昇薦士表注引作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疏已覩下文云親疏係乎勢利則此處亦當親疏並舉爲是不患誤作下愚字形並相似也藏本下作不此其迹之未盡泯者不係于不肖與仁賢文選注有也字君科功黜陟藏本科作料料字是下篇亦云料長幼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荀子正論篇注引仁作人主作王宣王好射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齊宣王與呂氏春秋壅塞篇合其實所用不過三石書鈔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八十九用下並有弓字此脫去皆曰不下九石書鈔御覽曰下並有此字而終身自以爲九石御覽爲下有用字而一國無聘者藝文類聚十八引作一國之人無敢聘者御覽三百八十一亦有敢字衛有鰥夫時鰥夫下脫失字當依

御覽補路人問何烏也御覽九百十七引問下有日字今直見之直字誤藝文類聚九
十御覽九百十七並作始曰然則十金藝文類聚及御覽並作請買十金路人不遑惜
金藝文類聚惜下有其字謂之曰怪石也藝文類聚八十三御覽八百五謂並作詐又明吉府
本及藏本日下並有此字此脫去弗如一復之一字衍當依明吉府本及藏本刪田父稱
家大怖稱字誤御覽引作其無田父二字于是遽而棄于遠野御覽棄下有之字
再拜而立敢賀曰王得此天下之寶此文有誤御覽作再拜卻立日敢賀大王
得此天下之寶六帖七同藝文類聚作再拜賀日大王得此天下之寶蓋節文王問價明吉府本及藏本問
下並有其字與藝文類聚引此文合食上大夫祿藝文類聚大夫下有之字
大道下治要作聖人篇
所以行恭謹治要引作謹敬長短經反經篇作敬謹亦所以乘名分治要及長短經
並作亦所以生乘分非自逃于桀紂之朝此自字治要作故失其道則天下

亂治要失上有用字寵絡萬品治要寵作纚有亂國治要引此句在哀國下與下文合
君年長多賸長短經理亂篇多下有妄字與治要合明吉府本作賸妄疏宗族明吉府本及藏
本族並作彊與治要合不待凶惡殘暴治要惡作虐與上文合支庶繁字長短經字
作息與治要合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長短經引兩不字下並有能字與治要合藏本
下句亦有能字孰曰熒惑者日字誤當依明吉府本作能承之于言行之先此下
脫一百二十四字當依治要補正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衆人之大情有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
情故佞人善爲譽者也善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
未必親正直雖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
不可不察乎按末句乎當作也以政治國老子政作正二字古通如何以死懼之治要
引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少子曰歐明吉府本作毆下同乃實對御覽四百五引作人以實對
賓客往復二字誤倒當依明吉府本乙轉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四百五又九百五並引作復往鄭

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後漢書應劭傳注理作琢謂鄭賈曰藝文類聚八十三謂作問父之於子也此上脫一百十六字當依治要補正田子曰人皆自爲而不能爲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爲用而不使爲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陳者必勇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者也按祿薄者以下又見意林及御覽六百三十三合必不行者也長短經政體篇令上有此字必慎所合長短經作必慎所出合焉治要亦有焉字而雖曰智能之同雖字誤當依明吉府本作惟驕人者無苦治要無下有所字亦如貧賤之望富貴治要貧賤下有者字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治要引作而屬下句讀

附逸文

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不言而歎尹文子曰何歎王曰吾歎國中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此下意林有誰爲王使四子王

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意林又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四百二）

虎求百獸食之得狐狐曰子無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言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行獸見之皆是虎不知獸之畏已而走以爲畏狐也（御覽四百九十四）

瞽者無目而耳不可以瞭察視也精於聽也（御覽七百四十）

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同上）

數十百千萬億億萬千百十皆起於一推之億億無差矣（御覽七百五十）

千八曰俊萬人曰傑史記屈原傳索隱又詩汾沮洳疏引作萬人爲英以智力求者喻如奕碁類聚七十四奕字重無碁字進退取與攻劫放捨文選博奕論注放作殺在我者也御覽七百五十三博者盡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文選策秀才文注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四

堯爲天子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藝文類聚八十二御覽九百九十六

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文選勸進表注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意林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

載同上
四方上下曰宇後漢書馮衍傳注
將戰有司讀誥誓三令五申之旣畢然後卽敵文選東京賦注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
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于金石而況于人乎書鈔百八

慎子

附逸文

愼子一卷周愼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瀏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愼到趙人見於史記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則稱瀏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注曰愼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愼子之學觀莊周天下篇所稱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寛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語見漢書藝文志其書漢志作

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捃拾殘剩重爲編次如云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周愼到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威德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也○原刻脫也字依治要補下句同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原刻危作厄依治要改天雖不憂人之暗○原刻脫之暗字依治要補闢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原刻脫之貧字依治要補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原刻危作厄依治要改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原刻受作愛依治要改非取之也○原刻取上有敢字依治要刪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

使聖人養已也則聖人無事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毛嬙西施○文選神女賦注四子講德論注引此文西並作先按二字古通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作褐又類聚十八倛上多褐字則見者皆走易之以元緆則行者皆止由是觀之則元緆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跋踰窮谷野走十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故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御覽九百三十三又九百四十七引作散後漢書隗囂傳注引作除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句作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二句又見書鈔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四十八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

衆也。自騰蛇遊霧至此又見韓非子難勢篇文多異古人引書每不屑屑字句既於大義無關可置不論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愛赤子者不慢於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二句又見意林兩於字並作其此得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按自毛嬙西施至此凡二百四十五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原刻脫此句事字依治要補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原刻脫此句職字依治要補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御覽七百五十二引此文生下多而字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敎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自道理匱則慕賢智至此句心字止凡二十一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立天

子而貴之者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與御覽七十六引此文合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長也○原刻長上有官字依治要刪與御覽六百六十六引此文合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治要以此句爲注文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爲均也○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非下有已字古已與以通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治要願作怨與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文合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自故蓍龜至此凡五十一字原刻並脫依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補明君動事分功必由慧

〇原刻脫必字依治要補下二句同又治要慧作惠定賞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〇治要作規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因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矣〇矣字依治要補是故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〇原脫見字據長短經是非篇補祿不厚者不與入難〇難字依治要補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〇之謂二字原倒依治要乙轉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原刻所能二字不重依治要補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原刻去取二字倒依治要乙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原刻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依治要改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爲下矣○原刻易字在矣上依治要改易爲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原刻脫此句莫不二字依治要補多下之謂太上君臣之道臣事事○原刻作有事依治要改治要又有法云言事其所事而君無事○原刻此下有也字依治要刪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原刻脫故字依治要補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原刻務作偶依治要改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

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爲善以先君矣○原刻脫爲字依治要補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原刻私作稱又脫其字竝依治要補正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原刻欲下脫以字依治要補則不贍矣○原刻則下有下字依治要刪若使君之智最賢○原刻脫使字依治要補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贍之道也○原刻於下有人字依治要刪此十字作一句讀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則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知忠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

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無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毀瘁主君於闇墨之中遂染溺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原作義依意林引此文改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修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驕矜守職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順以事其上○吏原作史又於和下複衍吏人至正以凡十五字今依文義刪正如此則至治已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

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為存然而堯有不勝之善而桀有運非之名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粹原作狐依意林引此文改蓋非一狐之皮也○意林皮作腋按御覽七百六十六又九百九並作皮與治要合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按此六句又見文選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注四子講德論注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原刻脫者字焉字依治要補下三句並同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原刻嬖妾作羣妻依治要改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原刻此下有兩動二字依治要刪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

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亂矣失君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亂矣失父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又治要三父字並作親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原刻脫其字之字又君下有而字並依治要刪補下二句倣此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原刻脫而字依治要補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原刻脫兩者字依治要補非以鉤策爲過於人智也○原刻鉤策二字倒又脫也字並依治要補正長短經適

變篇引作非以鉤策爲過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原刻脫而其字及也字並依治要補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長短經適變篇引作則怨不生而上下和也

君臣

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爲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二句又見文選長楊賦注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

慎子逸文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六帖十一舟下有故字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句亦見六帖十一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厝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懸於權衡則氂髮之不可差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御覽八百三十又意林節引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意林御覽四百九十六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也○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三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書鈔四十三引作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

河之下龍門○寰宇記四十六河下有水字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弗能及○六帖六作追之不及寰宇記亦有之字御覽四十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意林御覽四百二十九

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書鈔四十四引作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

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御覽六百四十五

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御覽七十六

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文選演連珠注楊荊州誄注類聚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六

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匹夫○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十四

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肖用之○御覽四百三十抄本書鈔百四云折券契節賢不肖日之物以此得而不記于信也按文有脫誤不可讀

魯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鐘大君何不圖之

○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五

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爲瑟○御覽五百七十六

孔子曰邱少而好學晚而聞道以此博矣○御覽六百七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御覽六百三十三

燕鼎之重乎千鈞乘於吳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道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御覽八百三十

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貪○御覽八百四十九

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

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類聚五十四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後漢書袁紹傳注又意林及御覽九百七並節引　按呂氏春秋愼勢篇引愼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淮南道應訓

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

弃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荀

子王霸篇注

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荀子解蔽篇注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意林又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作匠人成棺而無憎於人利在人死也

獸伏就穢○文選西都賦注

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文選沈休文遊沈道士館詩注養生論注

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道勝則名不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趨事之有司賤也○文選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注

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文選謝平原內史表注

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文選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注

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文選東方朔答客難注

衆之勝寡必也○文選夏侯常侍誄注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意林又經義考引此文下云至於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備焉未見所出當考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意林

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意林

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意

蒼頡在庖犧之前。尚書序疏

爲義者患塗之泥也。書益稷疏

晝無事者夜不夢。雲笈七籤三十二

田駢名廣。莊子天下篇釋文

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長短經勢運篇注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晉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按戰國策有此文故孝子不生

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又見意林據治要在知忠篇其上文與此大異當考此下逸文並依原刻附入原刻云載文獻通考今檢通考並無其文存之以質知者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按逸周書有此文

與天下於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爲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於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爲汚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能感○御覽三以此四句爲任子文感作謝

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二句又見御覽四百三十七

及四百九十九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二句又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四十九先王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按墨子有此文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九州四海○按繹史引此四字作雖在東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

學之於禹也○自治水者以下又見列子湯問篇注九州四海作雖在夷貊與繹史合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按韓非子有此文

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馳也然日馳之

則蹶而無全跡矣

能辭萬鍾之祿於朝陛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每狎於所私故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也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按鬻子有此文）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爲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淸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知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

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民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民得四生矣○按賈誼新書有此文

愼子逸文終

愼子跋

史記稱愼到著十二論徐廣註云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按漢志本四十二篇徐註一字誤也通志藝文略愼子舊有十卷四十二篇今亡九卷三十七篇是宋本已與今同羣書治要有愼子七篇今所存五篇具在用以相校知今本又經後人刪節非其原書今以治要爲主更據唐宋類書所引隨文補正其無篇名者別附於後雖不能復還舊觀而古人所引搜羅略備矣舊本後有逸文不知何人所輯內有數條云出文獻通考今檢之不可得且鄭漁仲所見已止五篇安得通考中尙有逸文尋其文句蓋雜取鶡子墨子韓非子戰國策諸書以流傳既久姑過而存之已亥七月錫之錢熙

祚識

公孫龍子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公孫龍子三卷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卽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卽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辨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所絀而此書又謂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已說孔叢僞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

以為孔氏子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指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為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辨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為辨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為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畧載此書

有陳嗣古注賈士隱注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注文義淺近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并錄焉

原序

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字子秉趙人也以堅白之辯鳴於時初爲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而厚待之後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至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平原君悟而絀之又與魏公子牟相善樂正子輿笑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而公子牟不

以爲尤也其說迺大行矣今閱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繆以膚識註釋私心尚在疑信間未能頓怡然無异也昔莊子云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厥有旨哉宋謝希深序

公孫龍子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周公孫龍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宋謝希深注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于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其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 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廄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

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

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遂遂也人君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咸應矣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束于教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爲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曰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于龍也者悖且夫欲

學而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眞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寄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詎士也見侮而不鬭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鬭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

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思未至大道）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既言齊國失政敢不說其由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鬬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鬬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鬬者必榮敢鬬者也榮敢鬬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

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聖倍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善惡類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為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入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

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

曰求馬黄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黄黑馬不可致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

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于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黄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懷柔之道亦猶此也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若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于一君亦猶馬形不專于一色故君之愛己則附之君之疎己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疎于天下乎

所求不異如黄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黄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黄黄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也

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疎不可

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己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原無色而獨有馬而已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者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原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為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賓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為類白自與白為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彊用白色以為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為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于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既以

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

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强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爲馬也而取白去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脣齒之相依脣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踈夷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去黃取白悖亂之甚矣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賓曰離白是爲有馬不離實爲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

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自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于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

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

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

自爲白乎**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于衆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治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疏天下則天下各守其疏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則適足增禍不能靜亂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于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于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疏之在人私親而背疏則疏者叛矣疏者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于胸中而靈鑑有餘燭萬象于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無親在疏而無疏雖不取于親疏亦不舍于親疏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

于無指故曰而指非指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

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卽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

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

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物皆忘相指故指皆非指也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

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適故强以物爲指者未可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

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無是非也

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旣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卽夫非指之物莫不妄相指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

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無是非乎亦無無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以其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兩忘之故終曰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

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隷首善計彼物各自爲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爲是非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物皆不爲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但是非而是是非莫定故不爲指也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爲指謂物也無不爲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爲指皆謂之兼也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是非之名生于物相指故曰物不可謂無指卽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于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于是非之内乃得無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無指也指旣不能與物爲指故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謂指爲非指乎誰謂指爲指乎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爲非指乎誰謂有無物故非指乎

明本無指也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與為指反覆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能與物為指乎明萬物萬殊各自為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忘是忘非不棄一能不遺一物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如白與馬為二物不可合一以為二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左右合一位也不可合二以為右亦不可合二以為左明二必無為一之道也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不可分右以為二亦不可分左以為二明一無可為二之道也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左右異位故可謂二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一不可謂二二亦不可謂一必矣物有遷變之道則不可謂之不變也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右有與謂右移于左則是物一而變為異類如鯤化為鵬忠變為逆存亡竄定禍福不居皆是一物化為他類故舉右以明一百變而不改一曰變隻鯤鵬二物隻以變為

二矣何得不謂一變為二乎曰右鯤化為鵬一物化為一物如右移于左終是向者之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右移于左安可仍謂之右知其一物安可謂之變乎明二可一而一可二也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謂二物不可為一明矣牛合羊非鷄變爲他物如右易位故以牛左羊左亦非牛非羊又非鷄也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牛之無齒不為不足羊之有齒而比于牛為有餘矣以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不為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于羊固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稟之天然各足于其分而　適矣故牛自類牛而為牛羊自類羊而為羊也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之而猶之為也以羊牛俱有角因謂牛為羊又謂羊為牛者未可也所以俱有角者天然也而羊牛類異不可相為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

有尾牛羊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

馬與牛羊若此之懸故非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一也不可以爲二矣牛一也不可以爲二矣則一羊一牛并之而二可是羊牛不得謂之馬若以羊牛爲馬則二可以爲三故無馬而后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

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

上云羊合牛今日牛合羊者變文以見左右移位以明君臣易職而變亂生焉人之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雞有足而不數其足則似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二并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也非牛羊者雞以爲非雞而牛羊之中無雞故非雞也

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舉

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

馬與雞寧取于馬以馬有國用之材而雞不材其爲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不材而與有材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

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前以羊牛辯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擬于一物不相盈故又責以他物爲辯也夫青不與白爲青而白不與青爲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于東西自極于西故曰不相鄰也東西未始不相接而不相害故曰相鄰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各當其所居若左右之不相雜故不害其方也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青白各靜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辯猶不一于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雜無于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黃矣夫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舉則國強而君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

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白君道也青臣道也青驪于白謂權臣擅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而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白不勝爲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青染于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亂也君道之所以亂由君不正舉也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今相與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染于白而白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潔白之質而爲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爲青所染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青白爭而明也青爭白明俗謂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等黃于碧寧取于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類矣是故寧取于黃以類于馬馬喻中正也碧其雜也其與暴乎碧不正之色雜不材之禽故相與爲類暴之青而白色碧之材白猶不勝亂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政之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

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儀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資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爲而業廣不言而教行若夫名乖于實則實不應名上慢下暴百度昏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君臣爭明內離外叛正道喪者名實不當也名實之不當則無以反正道之喪也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自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之石猶此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

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者字據繹史引補)無白也(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

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擧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于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見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于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之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

其自藏柰何(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于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一矣柰何謂之自藏也)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

二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名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于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于石一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曰公孫龍與魯孔穿對辭于趙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爲篇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修長也白離白有實然是石之白也堅離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爲三見與不見共爲體其堅白廣修皆與石均而相滿豈非舉三名而合于一實

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堅是不定于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于石乎亦兼不定于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定安能獨于與石同體乎

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循難主云因循于石知萬物亦與堅同體故曰循石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于堅以成名也非有于石則無取于白矣言必賴于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又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

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矣

曰于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于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

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于目而目不見堅誰謂堅不藏乎白離于手而手不知白誰謂白不離乎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

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任本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自不能見于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手自不能知于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域不相離不相離安得謂之離

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物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

堅者不獨堅于石而亦堅于萬物故曰未與石爲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物爲堅而固當自爲堅故曰未與物爲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爲無堅故曰而堅藏也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

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固不能自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于石與物故曰惡能自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白于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于色然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不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相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不因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謂果決也若如也夫不因天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而離于堅白者果決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為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因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

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手捶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知者彌復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爲哉夫神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目殊能百骸異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焉而但因耳目之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操而手步又于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得白而況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知矣神而不知知而知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離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冥即事而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冥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親天下安存則名實不浮也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所生者皆謂之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修廊廟制以車服器械求賢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分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卑高器得其材人堪其職庶政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出其所位非位離位使官器用過制或僭于上或濫于下皆非其位

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與制器涖事之與制賞有尊卑各亦異數靖共其位而不僭濫故謂正也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以正正于不正則不正者皆正以不正亂于正則衆皆疑之

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正矣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

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當于彼此之實故即名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

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于彼而彼不應者分不當于彼故教命不得行也

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不當于此故此命不得行

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爲當者彌不當也故曰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而不當故羣物不應逆其命矣以不當應物之不當命而勢位以威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爲當所以又至於亂矣

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于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應而令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

故彼彼止于彼

此此止于此可彼名止于彼實而此名止于此實彼此名實不相濫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或以彼名濫于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或以此名濫于彼實而謂此且與彼相同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衆政之與實賞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則皆不命罰矣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愼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爲辯以敷王道之至大者也夫王道之所謂大者莫大于正名實也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人之所重愼之者也名者名于事物以施教者也實者實于事物以成教者也夫名非物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也而名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因實而立實由名以通故名當于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其名實而愼其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終

人物志

人物志三卷魏劉卲撰卲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卲此書末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佀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爲卲音同上但召旁從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爲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監李暠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昞祕書郎專管注記魏

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昞歷事三主惟署涼官者誤矣卲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昞註不涉訓詁惟疏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題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譌題晉人殊爲疏舛此本爲萬歷甲申河間劉用霖所刊蓋用隆慶壬申鄭旻舊版而修之猶古本云

原序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衺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覩其眞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是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鬭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刻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刋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

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爲治性修身之檃括其效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姽夫良金美玉竄櫝一啟而觀者必知其寶也阮逸撰

自序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明邵其度）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聰於書計者六藝之一術聰於人物者官材之總司）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君子之資師資相成其來尚矣）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五方異俗是以聖人立其教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雖不易其方常以詩禮爲首雖不改其俗常以孝友爲本）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求賢舉善常若不及）天功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效能明君得賢而高枕上下忠愛謗毀何從生哉）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庸二八爲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爲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

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采士飯牛秦穆所以霸西戎一則仲父齊桓所以成九合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汎論衆材以辨三等舉德行爲四科之首敘生知爲三等之上明德行者道義之門質志氣者材智之根也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鮮久矣唯聖人能之也尚德以勸庶幾之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窮德行之門若非志士仁人希邁之性日月至焉者豈能終之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愛物蔽在無斷信者露誠蔽在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或進趨於道義或潔己而無爲在上者兩順其所能則拘抗並用疾悾悾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保厚貌深情聖人難之聽其言而觀其所爲則似託不得逃矣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言必契始以要終行必覩初以求卒則中外之情麤可觀矣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不詳察則官材失其序而庶政之業荒矣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劉卲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攄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意說文則爲卲音同上但召旁從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楊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今俗寫法言亦作邑旁邵蓋力卩文近易訛讀者又昧偏傍之别今定從卲云

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卲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卲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卲作許

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内營宮室卲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爲都官考課卲作七十二條及略說一篇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内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勲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盛稱卲才史臣陳壽亦曰卲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據凉州徵爲儒林祭酒從事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侍側請代其事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元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言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

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拜焉號元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魏太武平凉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後遣歸道病卒以上並案邵晒本傳刪取其要云廣平宋庠記

人物志目錄

上卷

中卷

下卷

人物志卷上　　守山閣叢書　子部

魏劉卲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凉劉昞注

九徵第一人物情性志氣不同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性質禀之自然情變由於染習是以觀人察物當尋其性質也情性之理甚微而元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覩惟聖人目擊而照之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質不至則不能涉寒暑歷四時禀陰陽以立性性資於陰陽故剛柔之意別矣體五行而著形骨勁筋柔皆禀精於金木苟有形質猶可卽而求之由氣色外著故相者得其情素也凡人之質量中和

最貴矣質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田也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惟淡也故五味得和焉若苦則不能甘矣若酸也則不能鹹矣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平淡無偏羣材必御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譬之驥騄雖超逸絕羣若氣性不和必有毀衡碎首決胸之禍也聰明者陰陽之精離目坎耳視聽之所由也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幽達微官材授方舉無遺失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元慮達於進趨而暗於止靜以之進趨則欲速而成疾以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元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沉默而智之應機以之閑靜則元微之道構以之濟世則勁捷而無成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聖人任明白以進趨委守成於元慮然後動止得節出處應宜矣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陽動陰靜乃天地之定性況人物乎若量其材質稽諸

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筋勇色青血勇色赤中動外形豈可匿也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爲母故氣色從之而具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所稟稟性多者則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質也木性垂蔭爲仁之質質不宏毅不能成仁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火則照察爲禮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爲信之基也基不貞固不能成信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爲義之決決不勇敢不能成義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爲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氣五德人物之常行五常之別列爲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溫而不直則懦慢而不毅則剉剛塞而宏毅金之德也剛而不塞則決宏而不毅則鈌愿恭

而理敬水之德也（愿而不恭則悖理而不敬則亂）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柔而不立則散）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簡而不暢則滯明而不砭則翳）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人情萬化不可勝極尋常竟源常在於五）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動形色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蹌蹌德容之動顒顒卬卬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於內形見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繫一聲和乃變）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呂）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同衍之聲（心氣不同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

色聲既殊管色亦異狀故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爲神之徵驗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目爲心候應心而發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心不傾倚則視不回衰勇膽之精曄然以彊志不怯懦則視不衰悴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爲質者也未能不厲而威不怒而嚴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能勇而不能怯動必悔吝隨之是故直而不柔則木木彊激訐失其正直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臏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專己自是陷於愚戇氣而不清則越辭不清順發越無成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蕩然失紀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決其體兩兼爲衆材之主故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而以無味爲御五質內充五精外章五質澹凝淳耀外麗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心清目朗粲然自耀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智有精麤形有淺淡耳尋其精色視其儀象下至皁隷牧圉皆可想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擬諸形容

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過九故性情之變質亦同之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則質平神陂則質陂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惠則實明精濁則實暗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彊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則植彊骨柔則植弱躁靜之決在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於躁氣沖決於靜矣慘懌之情在於色色者情之候也故色悴由情慘色悅由情懌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由形殆儀正由形肅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則容態正動則容度緩急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恕則言緩心褊則言急其爲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非至德大人其孰能與於此九徵有違違爲乖戾也則偏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懌而質不平淡或筋勁植固而儀不崇直三度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儀之目兼德體中庸之度故偏至之

材以材自名猶百工衆技各有其名也兼材之人以德爲目仁義禮智得其一目兼德之人更爲美號道不可以一體說德不可以一方待育萬物而不爲仁齊衆形而不爲德凝然平淡與物無際誰知其名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居中履常故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大仁不可親大義不可報無德而稱寄名於聖人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施仁以親物立義以利仁失道而成德抑亦其次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徒仁而無義徒義而無仁未能兼濟各守一行是以名不及大雅也一至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訐似直而非直純宕似通而非通一至一違謂之閒雜閒雜無恒之人也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恒之操胡可擬議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其心孔艱者乃有教化之所不受也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畧而不槩也蕃徒成羣豈可數哉

體別第二

稟氣陰陽性有剛柔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汎然不繫一貌，人無得而稱焉）故鹹而不鹻，（謂之鹹耶無鹻可容公成百鹵也與鹹同）淡而不醴，（謂之淡耶味復不醴）質而不縵，（謂之質耶理不縵素）文而不繢；（謂之文耶采不畫繢）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居鹹淡之和處質文之際是以望之儼然即之而文言滿天下無辭費）變化無方，以達為節。（應變適化期於通物）是以抗者過之，（勵然抗奮於進趨之塗）而拘者不逮。（屯然無爲於拘抗之外）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養形至甚則虎食其外高門懸薄則病攻其內）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訐刺生於剛厲）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多疑生於恕懦）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慢法生於桀悍）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生於畏慎）彊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專己生於堅勁）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傲宕生於機辨）普博周給，宏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於周普）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拘局生於廉潔）

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疏越生於磊落沈靜機密精在元微
失在遲緩遲緩生於沈靜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漏露生於徑盡多
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隱違生於韜情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
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奮厲拘者自是以守局而指人之所短以
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或負石沈軀或抱木燋死猶晉楚帶劒遞相詭反也自晉
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右雖殊各
以其用而不達理者橫相誹謗拘抗相反皆不異此是故
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
以柔順爲撓弱抗其搪突之心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狠彊剛戾何機微之能入柔順
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劌安其舒以猛抗爲
劌傷安其恕忍之心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緩心寡斷何疑事之能權雄悍之人
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恇竭其勢以順忍爲恇怯而竭

其毀跌之勢是故可以涉難難與居約奮悍毀跌何約之能居懼愼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於爲我而以勇爲狎增其疑以勇戇爲輕侮而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畏患多忌何節義之能立淩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爲僞彊其專以辨博爲浮虛而彊其專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執意堅持何人衆之能附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氾濫而以楷爲繫遂其流以楷正爲繫礙而遂其流宕之心是故可與氾序難與立約辨博氾濫何質約之能立宏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爲狷廣其濁以拘介爲狷戾而廣其溷雜之心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周洽溷雜何風俗之能厲狷介之人砭甫廉反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爲穢益其拘以宏普爲穢雜而益其拘局之心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通塗之能涉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

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爲滯果其銳（以沈靜爲滯屈而增果銳之心）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謙後之能持）沈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爲疏美其愞（以躁動爲麄疏而美其儒弱之心）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思慮迴復何機速之能及）樸露之人中疑實碻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爲誕露其誠（以權譎爲浮誕而露其誠信之心）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實碻野直何輕重之能量）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爲愚貴其虛（以款盡爲愚直而貴其浮虛之心）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韜譎離正何違衺之能矯）夫學所以成材也（彊毅靜其抗柔順厲其愞）恕所以推情也（推己之情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固守性分闇義不徙）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毅之性己成激訐之心彌篤）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意之所非不肯是之於人）信者逆信（推己之信謂人皆信而詐者得容爲僞也）詐者

逆詐（推己之詐謂人皆詐則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是已能何道之能入何物能周也）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者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然後羣材畢御而道周萬物也矣）

流業第三（三材為源習者為流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枝流條別各有志業）有清節家（行為物範）有法家（立憲垂制）有術家（智慮無方）有國體（三材純備）有器能（三材而微）有臧否（分別是非）有伎倆（錯意工巧）有智意（能錬衆疑）有文章（屬辭比事）有儒學（道藝深明）有口辨（應對給捷）有雄傑（膽畧過人）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德與法術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

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備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爲源則習者爲流也清節之流不能宏恕以清爲理何能寬恕好尙譏訶分別是非己不寬恕則是非生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法制於近思不及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以術求功故不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長於權者必短於正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爲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與術是以八業之建常以三材爲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爲輕事之材也耳目殊官其用同功槩材雖異成務一致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

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邱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一官故爲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則人主垂拱無爲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爲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掌以道德教道冑子）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刑法禁制姦暴）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佐公論正）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佐於三槐坐而論道）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天官之卿總御百官）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分別是非以佐師氏）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氏制宜以佐天官）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故掌冬官）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德教保安

其人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憲章祀述垂之後代辨給之材行人之任也
掌之應答送迎道路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掌轄師旅討平不順是謂主道得而
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足操物手求行四
體何由寧理道何由平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譬大匠善規惟規之用則一材
處權而衆材失任矣惟規之用則矩不得立其方繩不得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

材理第四

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惑事前定則不躓及其論難鮮能
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舛駁誰能定之夫理多
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情詭理多
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各有部也明有四家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
以情犯明得失有九流有七似似是而非其流有七說有三失辭勝理滯所失者三難有六

構（彊良競氣忿憍有六）通有八能（聰思明達能通者八）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以道化人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務在憲制）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之進止得宜）人情樞機情之理也（觀物之情在於言語）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情各有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元微（容不躁擾其心詳密）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以道爲理故能通自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容不遲鈍則其心機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爲理故審於理煩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容不失適則禮教得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爲禮故明於得失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原物得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以情爲理故能極物之變）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眞情動於性情勝明則蔽故雖得而必喪也）剛略之人不能理微

用意麤疏意不元微故其論大體則宏博而高遠性剛則志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用意猛奮志不旋屈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性厲則理毅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理毅則滯礙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端確言不虛徐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言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言切則義少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用意疾急志不在退挫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性銳則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理細故遺大浮沈之人不能沈思用意虛廓志不淵密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性浮則志微立事要則爁炎而不定志傲則理疏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脆思不深孰聽辯說則擬鍔而愉悅性淺則易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易悅故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緩思不速疾論仁義則宏詳而長雅性恕則理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遲緩溫柔之人

力不休彊用意溫潤志不美悅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和則理順擬疑難則濡懦而不盡理順故依違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用意奇特志不同物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性奇則尚麗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奇逸故恢詭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爲理心之所可以爲理是非相蔽終無休已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浮漫流雅似若可行有理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喻博似若宏贍有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外佯稱善內實不知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實自無知如不言觀察衆談讚其所安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實不能知忘佯不應似有所知而不若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聞言即說有似於解者心中漫漫不能悟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辭已窮矣自以爲妙而未盡跌則掎蹠理已跌矣而彊牽據實求而解似理不可屈者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猶不止聽者謂之未屈凡

此七似衆人之所惑也非明鏡焉能監之夫辯有理勝理至不可動有辭勝辭巧不可屈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說事分明有如粉黛朗然區別辭不潰雜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以白馬非白馬一朝而服于人及其至關禁錮直而後過也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譬水流於水反則相非猶火滅於水雜則相恢亦不必同又不必異所以恢速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因其所能則其言易曉歷之不動則不說也意在狗馬彼侯他日傍無聽達則不難也凡相難講為達者聽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彼意在狗而說以馬彼意大同而說以小異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方入圓理終不可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則言寡而事明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辭遠乎理雖汎濫多言己不自明況他人乎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自意不明誰聽之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每得理而止住不善難者舍本

而理末逐其言而按之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不尋其本理而以煩辭相文善攻彊者下其盛銳對家彊梁始氣必盛故善攻彊者避其初鼓也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衰則易攻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彊者意銳辭或暫誤擊誤挫銳理之難也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聲言交錯遂至動其聲色善躡失者指其所跌彼有所跌暫指不逼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而抵挫之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怨恨逆結於心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已自久思而不恕人以為難諭則忿構矣非徒怨恨遂生忿爭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氣盛辭誤且當避之故善難者徵之使還氣折意還自相應接不善難者淩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業誤顧藉不聽其言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妄言非訾縱橫恣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思心一至不聞雷霆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

聽己止他人之言欲使聽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以爲不解非不解也當己出言由彼方思故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謂其不解則性諱怒諱不解則怒構矣不顧道理是非於其兇怒忿肆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造事立義當須理定故雖有變說小故終於理定功立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人人競說若不難質則不知何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理多端人情異故發言盈庭莫肯執其咎必也聰能聽序登高能賦求物能名如顏回聽哭蒼舒量象思能造端子展謀侵晉乃得諸侯之盟明能見機臾駢覩目動即知秦師退辭能辯意伊藉答吳王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捷能攝失郭淮答魏帝曰自知必免防風之誅守能待攻墨子謂楚人吾弟子已學之於宋攻能奪守毛遂進曰今日從爲楚不爲趙也楚王從而謝奪能易予以子之矛易子之盾則物主辭窮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

一能（所謂偏材之人）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各以所通而立其名）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貿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同卽相是是以心相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盛色避其所短）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恒能謙下故處物上）聰叡資給不以先人（當懷退後故在物上）善言出已理足則止（通理則止不務煩辭）鄙誤在人過而不迫（見人過跌輒當歷避）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之所能則人人自任矣）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婟（胡故反與盲人言不諱眇瞎之類）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己有武力不與姚虎之倫）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通材平釋信而後諫雖觸龍鱗

物無害者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棄其善曲贊愚人之偶得不以人愚廢其嘉言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恡不避銳跌不惜屈橈方其勝難勝而不矜理自勝耳何所矜也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於道理不貪勝以求名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以世務自經萬物自理

人物志卷上

人物志卷中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準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為此非名也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夫能之為言已定之稱先有定質而後能名生焉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寬者宏裕急者急切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宏宜治大急切宜治小寬宏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切則煩碎事不成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已宏裕則網

漏庶事荒矣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明能治大郡則能治小郡能治大縣亦能治小縣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能大而不能小仲尼豈不為季氏臣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鼎能亨牛亦能亨雞銚能亨雞亦能亨犢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亨犢則豈不能亨雞乎但有宜與不宜豈有能與不能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文者理百官武者治軍旅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修己潔身總御百官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法懸人懼無敢犯也有消息辨護之能智意辨護周旋得節有德教師人之能道術深明動為物教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云為得理義和於時有司察糾摘之能督察是非無不區別有權奇之能務以奇計成事立功有威猛之能猛毅昭著振威敵國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

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爲國則矯直之政其身正故掌天官而總百揆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公正之政法無私故掌秋官而詰姦暴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故輔三槐而助論道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爲國則諧合之政智意審故佐天官而諧內外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佐爲國則督責之政辨衆事故佐秋官而督傲慢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爲國則藝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冬官而成藝事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爲國則刻削之政是非章故佐師氏而察善否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爲國則嚴厲之政體果毅故總六師而振威風凡偏材之人皆一

味之美（譬飴以甘爲名酒以苦爲實）故長於辨一官（弓工揉材而有餘力）而短於爲一國（兼掌陶冶器不成矣）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鹽人調鹽醯人調醯則五味成矣譬梓里治材土官治牆則廈屋成）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君體平淡則百官施其用）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五方不同風俗各異土有剛柔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簡治易則得治煩則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以之治小則迂（網疏而吞舟之姦漏）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事皆辨護煩亂乃理）以之治易則無易（甚於督促民不便也）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略無方解釋患難）以之治平則無奇（術數煩衆民不安矣）矯抗之政宜於治侈（矯枉過正以厲侈靡）以之治弊則殘（俗弊治嚴則民殘矣）諧和之政宜於治新（國新禮殺苟合而已）以之治舊則虛（苟合之教非禮賢治）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削不深姦亂不止）以之治邊則失衆（寂義懺生易逃[illegible]矣）威猛之政宜於紂

亂亂民桀逆非威不服以之治善則暴政猛民殘濫良善矣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國彊民以使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易貨改鑄民失業矣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勝則能言材勝則能行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眾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平淡無為以任眾能故臣以自任為能竭力致功以取爵位君以用人為能任賢使能國家自理臣以能言為能各言其能而受其官君以能聽為能聽言觀行而授其官臣以能行為能必行其所言君以能賞罰為能必當其功過也所能不同君無為而臣有事故能君眾材也若君以有為代大匠斲則眾能失巧功不成矣

利害第六建法陳術以利國家及其弊也害歸於已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流漸失源故利害生夫清節之業著于儀容發

於德行（心清意正則德容外著）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效理於人故物無不化）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進（理順則衆人樂進之）既達也爲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順誰能慢之）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爲業也無弊而常顯（德非徒不弊存而有顯）故爲世之所貴（德治有常人不能賤）法家之業本於制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姦姦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爲衆（初以威嚴是以勞苦終以道化是以民治）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忌（姦黨樂亂忌法者衆）已試也爲上下之所憚（憲綱肅然內外振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民不爲非治道乃成）其弊也爲羣枉之所讐（法行寵貴終受其害）其爲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彊明不繼世故法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是以商君車裂吳起支解）術家之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成事效而後乃彰也）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元（計謀微妙其始至精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

達也爲衆人之所不識（謀在功前衆何由識）其用也爲明主之所珍（暗主昧然豈能貴之）其功足以運籌通變（變以求通故能成其功）其退也藏於隱微（計出微密是以不露）其爲業也奇而希用（主計神奇用之者希也）故或沈微而不章（世希能用道何由章）智意之業本於原度其道順而不忤（將順時宜何忤之有）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容（庶事不逆善者來親）已達也爲寵愛之所嘉（與衆同和內外美之）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媚順於時言計是信也）其敝也知進而不退（不見忌害是以慕進也）或離正以自全（用心多媚故違於正）其爲業也諂而難持（韜情謟智非雅正之倫也）故或先利而後害（知進忘退取悔之道）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清而混雜砭去纖芥）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識（清潔不汚在幽而明）已達也爲衆人之所稱（業常明白出則受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理清道潔是非不亂）其敝也爲詆訶之所怨（詆訶之徒不樂聞過）其爲

業也峭而不裕（峭察於物何能寬裕）故或先得而後離衆（清亮爲時所稱理峭爲衆所憚）伎倆之業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伎計如神是以速辨）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異（伎能出衆故雖微而顯）已達也爲官司之所任（遂事成功政之所務）其功足以理煩糾衺（釋煩理衺亦須伎倆）其敝也民勞而下困（上不端而下困）其爲業也細而不泰故爲治之末也（道不平宏其能泰乎）

接識第七（推已接物俱識同體兼能之士乃達羣材）

夫人初甚難知（貌厚情深難得知也）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爲知人故以已觀人則以爲可知也（已尚清節則凡清節者皆已之所知）觀人之察人則以爲不識也夫何哉（由已之所尚在於清節人之所好在於利欲曲直不同於他便謂人不識物也）是故能識同體之善（性長思謀則善策謀之士）而或失異量之美（遵法者雖美乃思謀之所不敢）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爲度故其歷衆材也

能識性行之常〔度在正直故悅有恒之人〕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何以法術爲也〕法制之人以分數爲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分故悅方直之人〕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濟時何以術謀爲也〕術謀之人以思謨爲度故能成策畧之奇〔度在思謀故貴策畧之人〕而不識遵法之良〔謂思謨足以化民何以法制爲也〕器能之人以辨護爲度故能識方畧之規〔度在辨護故悅方計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謂方計足以立功何以制度爲也〕智意之人以原意爲度故能識韜諝之權〔度在原意故悅韜諝之人〕而不貴法教之常〔謂原意足以爲正何以法理爲也〕伎倆之人以邀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邀功故悅功能之人〕而不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何以道德爲也〕臧否之人以伺察爲度故能識訶砭之明〔度在伺察故悅譴訶之人〕而不暢倜儻之異〔謂譴訶乃成教何以寬宏爲也〕言語之人以辨析爲度故能識捷給之惠〔度在剖析

故悅敍給之人而不知含章之美謂辨論事乃理何以含章爲也是以互相非駮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爲是誰肯道人之是取同體也則接論而相得性能苟同則雖胡越接響而情通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性能苟異則雖比肩歷年而逾疎矣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故同體則親異體則疎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數法家兼術故能以術輔法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以法治者所以舉不過法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體法術者法術兼行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體通八流則八材當位物無不理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謂八材之人始進陳言冢宰之官察其所以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乃能盡其所進用而無疑矣

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察言之時何以識其偏材何以識其兼材也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如是兼也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能爲之名目言不容口如陳以美欲人稱之己之有善因事自說又欲令人言常稱己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人之有善耳不樂聞人稱之口不和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聞法則疑其刻削聞術則疑其詭詐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淺者意近故聞深理而心逾衒是以商君說帝王之道不入則以彊兵之義示之異則相返反則相非聞深則心衒焉得而相是是以李兌塞耳不聽蘇秦之說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爲見美以其多方疑似見美也靜聽不言則以爲虛空待時來語疑其無實抗爲高談則以爲不遜辭護理高疑其凌己遜讓不盡則以爲淺陋卑言寡氣疑其淺薄言稱一善則以爲不博未敢多陳疑其陋狹歷發衆奇則以爲多端偏舉事類則欲以釋之復以爲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爲分美言合其意疑分己美因失難之則以爲

不喻欲補其失反不喻也說以對反則以爲較己欲反其事而明言乃疑其較也博以異雜則以爲無要控盡所懷謂之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弟兄忿肆爲陳管蔡之事則歡暢而和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苟言之同非徒親愛而已乃至譽而舉之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婟護欲人同己已不必得何由暫得

英雄第八自非平淡能各有名英爲文昌雄爲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物尚有之況於人乎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文以英爲名武以雄爲號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互則須英得雄分然後成章雄得英分然後成剛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膽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聰明須膽而後成雄有膽力須智而後立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智而無膽不能正言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

之智則事不立[勇而無謀不能立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智以謀事之始明以見事之機]待雄之膽行之[不決則不能行]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非力衆不服非勇難不排]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宜巧乃可成]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後成養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機何事務之能處]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應變之能爲]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力雖絕羣膽雄不決何先鋒之能爲]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力能先登臨事無謀何將帥之能爲]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

故英雄異名（張良英智多韓信雄膽勝）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制勝於近）雄可以為將（揚威於遠）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以致智智能役雄何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膽烈無前濟江焚糧）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雄既服矣英又歸之）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則能勝物）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內無主於中外物何由入）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之智者何由往）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武以服之

文以綏之則業隆當年福流後世

八觀第九 羣材異品志各異歸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或慈欲濟恤而恡奪其人或救濟廣厚而乞醯爲惠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慍作則常度可審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徵質相應覩色知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依訐似直倉卒難明察其所安昭然可辨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純愛則物親而情通純敬則理疏而情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得其所欲則恕違其所欲則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訐刺雖短而長於爲直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雖體衆材而材不聰明事事蔽塞其何能達

何謂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剛質無欲所以爲至貪情或勝所以爲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以欲勝剛以此似剛而不剛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

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慈心發於中將分與則恡嗇是慈而不仁者爲仁者必濟恤覩危急則惻隱仁情動於內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爲恤者必赴危處虛義則色厲精厲見於貌顧利慾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爲剛者必無慾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恡奪之也愛財傷於慈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惟怯損於仁厲而不剛者則慾奪之也利慾害於剛故曰慈不能勝恡無必其能仁也愛則不施何於仁之爲能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畏懦不果何恤之能行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情存利慾何剛之能成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爲害器仁質既弱而有伎力此害已之器也貪悖之性勝則彊猛爲禍梯廉質既負而性强猛此禍已之梯也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爲害惡物宜翦而除純善之人憐而救之此稠厚之人非大害也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夷俟而不相棄無大過也助善

著明雖疾惡無害也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疾惡雖甚無大非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濟雖譏在乞醯非大貪也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或畏僭奪慈仁或救過濟其分而平淡之生順而恕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視發言之旨趣觀應和之能否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音唱而善醜別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聲和而能否別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彼唱此和是非相舉然則論顯揚正白也辭顯唱正是曰明白不善言應元也默而識之是曰元也經緯元白通也明辨是非可謂通理移易無正雜也理不一據言意渾雜先識未然聖也追思元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爲晦智也心雖明之常若不足微忽必識妙也理雖至微而能察之美妙不昧疎也心致昭然是曰疎朗測之益深實也心有實智探之愈精猶泉滋中出測之益深也假合炫耀虛也道聽塗說久而

無實猶池水無源洩而虛竭自見其美不足也智不贍足恐人不知以自伐不伐其能有餘也不畏不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色貌失實必有憂喜之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憂患在心故形色荒疾疢之色亂而垢雜黃黑色雜理多塵垢喜色愉然以懌慍色厲然以揚妒惑之色冒昧無常麤白麤赤憤憤在面及其動作蓋並言辭色既發揚言亦從之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心恨而言彊和色貌終不相從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雖違而色貌可信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塡胸者未言而色貌已作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欲彊行不然之事故怒氣助言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心懽而怒容意恨而和貌雖欲違之精色不從心動貌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憤雖在內感愕發外千形萬貌麤可知矣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觀人辭色而知其心物有常度然後審矣何謂觀其

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二至質氣之謂也質直氣淸則善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淸則休名生焉（骨氣相應名是以美）氣淸力勁則烈名生焉（氣既淸矣力勁則烈）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既勁矣精理則能稱）智直彊慤則任名生焉（直而又美是以見任）集于端質則令德濟焉（質徽端和善德乃成）加之學則文理灼焉（圭玉有質瑩則成文）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尋其質氣覽其淸濁雖有多少之異異狀之名斷可知之）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質氣俱訐何正之有）依訐似直以訐訐善（以直之訐訐及良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質氣俱宕何道能通）依宕似通行傲過節（似通之宕容傲無節）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爲訐則異（直人之訐訐惡憚非純訐爲訐訐善刺是）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爲宕則異（通人之宕簡而達道）

純宕傲僻以自恣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溫和為直所以為德直而好訐者偏也性直過訐所以為偏訐而不直者依也純訐似直所以為依道而能節者通也以道自節所以為通通而時過者偏也性通時過所以為偏宕而不節者依也純宕似通所以為依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質同通直或偏或依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不量己力輕許死人臨事懼怯不能殉命多易似能而無效不顧材能自謂能辦受事猖蹶皆無效驗進銳似精而去速精躁之人不能久任訶者似察而事煩譴訶之人每多煩亂訐施似惠而無成當時似給終無所成面從似忠而退違阿順目前卻則自是此似是而非者也紫色亂朱聖人惡之亦有似非而是者事同於非其功實則是大權似姦而有功伊去太甲以成其功大智似愚而內明終日不違內實分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汎愛無私似虛而實正言似訐而情忠讐帝桀紂至誠忠愛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是非御取人情

反覆明之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故聖人參訊廣訪與衆共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若其實可得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是以昧旦晨興揚明仄陋語之三槐詢之九棘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眞言訥貌惡仲尼失之子羽詭情御反或失其賢疑非人情公孫失之卜式賢否之察實在所依雖其難知即當尋其所依而察之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雖其不盡得其實然察其所依似身其體氣麤可幾矣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愛生於父子敬立於君臣是故孝經以愛爲至德起父子之親故爲至德以敬爲要道終君臣之義故爲道之要易以感爲德氣通生物人得之以利養以謙爲道尊卑殊別道之次序老子以無爲德施化無方德之則也以虛爲道寂寞無爲道之倫也禮以敬爲本禮由陰作肅然清淨樂以愛爲主樂由陽來歡然親愛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方在哺乳愛敬生矣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體道修德故物順理通然愛

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人好敬是以歸之而衆人不與衆人樂愛愛少是以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衆衆人樂愛致其死則事成業濟是故愛之爲道不可少矣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動必肅容過之不久逆旅之人不及溫和而歸也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煦愉篤密感物深感是以翳桑之人倒戈報德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篤於慈愛則溫和而上下之情通務在禮敬則嚴肅而內外之情塞然必愛敬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義者常當務令愛多敬少然後肅穆之風可得希矣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怨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爲有力者譽烏獲其心莫不折焉不杼其所能則怨爲辨給者稱三緘其心莫不忿然以自伐歷之則惡抗己所能以歷衆人衆人所惡以謙損下之則悅卑損下人人皆喜悅犯其所乏則婟人皆悅己所長惡己所短故稱其所短則婟戾忿肆以惡犯婟則妒自伐其能人所惡也稱人之短人所婟也

今伐其所能犯人所婣則妒害生也此人情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

志之所欲欲遂已成故烈士樂奮力之功遭難而力士奮善士樂督政之訓政修

而善士用能士樂治亂之事治亂而求賢能術士樂計策之謀廣算而求其策辨

士樂陵訊之辭實贊而求辨給貪者樂貨財之積貨財積則貪者容其求幸者

樂權勢之尤權勢之尤則幸者竊其柄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杍

其所欲則喜也所欲之心杍盡復何怨乎若不杍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

獲其志則戚憂已材之不展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奮憤不能盡其材也德

行不訓則正人哀哀不得行其化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歎不得用其能敵能

未弭則術人思思不得運其奇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憂無所收其利權勢不

尤則幸者悲悲不得弄其權是所謂不杍其能則怨也所怨不杍其能說也人

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皆欲居物先故惡人之自伐也自伐皆欲勝

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惡其有勝己之心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是以達者終不自伐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不問能否皆欲勝人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是以君子終日謙謙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稱其所長則悅稱其所短則慍是故人駮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情之憤悶有若覆冒是所謂駮其所乏則婟也覆冒純塞其心婟戾人情陵上者也見人勝己皆欲陵之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雖惡我自伐未甚疾害也若以長駮短是所謂以惡犯婟則妒惡生矣以己之長駮人之短而取其害是以達者不爲之也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物之自大人人皆爾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知物情好勝雖或以小犯己終不校拒也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務行謙敬誰害之哉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不達妒害之機而欲人之

順已謂欲人無違己以佯愛敬爲見異孔光逡巡董賢欣喜以偶邀會爲輕謂非本心忿其輕己苟犯其機則深以爲怨小人易悅而難事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賢明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以正訓貪者之所憂戒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伐下不陵上賢否當位治道有序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智不能周也故直之失也訐刺訐傷於義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剛之失也厲剛切傷於理故諫君不從承之於劒和之失也愞愞弱不及道故宮之奇爲人愞不能彊諫介之失也拘拘愚不達事尾生守信死於橋下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以人之直恕其訐也訐也者直之徵也非訐不能爲直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用人之剛恕其厲也厲也者剛之徵也非厲不能爲剛和者不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愞用人之和恕其愞也愞也者和之徵也非愞不能爲和介者不

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用人之介恕其拘也拘也者介之徵也非拘不能為介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訐之人未能正直有長者必以短為徵純和之人徵必懦弱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欲用其剛必采之於厲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載德而行義者德之節也制德之所宜也禮者德之文也禮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所執也智者德之帥也非智不成德夫智出於明明達乃成智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火日所以照晝夜智達所以明物理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火日愈明所照愈遠智達彌明理通彌深及遠之明難聖人猶有不及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生知者上學能者次材藝精巧未必及理因習成巧滯於至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理成事業昧於元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役智經務去道遠矣道思元遠然後乃周道無不載故無不周是謂學不及

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智玄微故四變而後及道也者回覆變通理不繫一故變通之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仁者濟物之資明者見物而已合而俱用則明為將仁者待明其功乃成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威以使之仁以恤之以明將義則無不勝示以斷割之宜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理若明練萬事乃達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暗者昧時何能成務成遂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恢恢迂遠於實好辨而理不至則煩辭煩而無正理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刻過於理好術而計不足則偽詭誣詐也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動而為天下法言而為萬世範居上位而不亢在下位而不悶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

人物志卷下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七繆第十

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鑒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徵質不明故聽有偏頗也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或情同忘其惡或意異違其善也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或小知而大無成或小暗而大無明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材同勢均則相競材同勢傾則相敬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藉富貴則惠施而名由貧賤則乞求而名壓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妙尤含藏直尤虛瑰故察難中也夫采訪之要不在多少事無巨細要在得正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目不能察而信於耳故人以為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意

轉而化之（信人毀譽故向之所是化而爲非）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信毀譽者心雖無嫌意固疑矣）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明既不察加之愛惡是非是疑豈可勝計）不暘其本胡可必信（去愛憎之情則實理得矣）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雖聽人言常正之以目）不知人者以耳敗目（親見其誠猶信毀而棄之）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爲正也（或衆附阿黨或獨立不羣）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交結致譽不三周色貌取人而行違之）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蠻貊推之況州里乎）苟不能周必有咎毀（行不篤敬者或諂諛得上而失於下或阿黨得下而失於上）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非之者多故不能終）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衆雖推之上不信異）故誠能三周則爲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由其正直故名有利）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或違正阿黨故合而是之）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

立不羣故合而非之若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奇逸絶衆衆何由識而耳所聽
采以多爲信不能審察其材但信衆人言也是繆於察譽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繆失是以
聖人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情皆同之也苟不明質
或疎善善非非者見善善者見疎豈故然哉由意不明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
猶有所是既有百非必有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惡人一是與己所長同也則不
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以與己同忘其百非謂矯駕爲至孝殘桃爲至忠善人雖
善猶有所乏雖有百善或有一短以其所乏不明己長善人一短與己所長異也以
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以與己異百善皆棄
謂曲杖爲匕首葬楯爲反具邪是惑於愛惡者也徵質暗昧者其於接物常以愛惡惑異其正夫
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
也麤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躁則失身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小則不勝

心小所以愼咎悔也大則驕陵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聲見於顏色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故能誅紂定天下以致太平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小故以服事殷志大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心大志大者豪傑之儁也志大而心又大故名豪儁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志小而心闊遠故爲傲蕩之流也心小志小者拘愞之人也心近志短豈能宏大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絕棧道謂其不能定天下或壯其志大見項羽號稱霸楚便謂足以臣諸侯是誤於小大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心常誤於小大

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質清氣朗生則秀異故童烏蒼舒總角曜奇也有晚智而晚成者質重氣遲則久乃成器故公孫含道老而後章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年老聖人叩脛而不能化有少有令材遂爲儁器者幼而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發奇於應賓效德於公相四者之理不可不察當察其早晚隨

時而用之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仲尼戲言俎豆鄧艾指圖軍旅故文本辭繁幼辭繁者長必文麗辯始給口幼給口者長必辯論也仁出慈恤幼慈恤者長必矜人施發過與幼過與者長必好施慎生畏懼幼多畏者長必謹慎廉起不取幼不妄取長必清廉早智者淺惠而見速見小事則達其形容晚成者奇識而舒遲智雖舒緩能識其妙終暗者並困於不足事務難易意皆昧然遂務者周達而有餘事無大小皆能極之而眾人之察不慮其變常以一槩責於終始是疑於早晚者也或以早成而疑晚智或以晚智而疑早成故以品質常有妙失也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得在已名利與之損害之源在於非失非失在己損害攻之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賢者尚然況愚者乎能明己是莫過同體體同於我則能明己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之同體能明己是以親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

與己體反是以惡而疎之序異雜而不尚也不與己同不與己異則雖不憎亦不尚之推而論之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證彼非而著己是也由與己同體故證彼非而著己是也至於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尚不以彼為是不以己為非都無損益何所尚之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譽俱為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大者提小故其相譽常失其實也及其名敵則尠能相下若俱能負鼎則爭勝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見人正直則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訐剌己之非則訐而不受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見人顯露則心好之而不能納人之徑說己徑盡則違之不納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人見人乘人則悅其進趨而不能出陵己之後人陵於己則忿而不服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並有膂力則大能獎小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恐彼勝己則妒害之心生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

人直過於己直則非毀之心生或與明而毀明人明過於己明則妒害之心動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體同也體同尚然況異體乎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身處富貴物不能屈是以佩六國之印父母迎於百里之外貧賤窮匱勢之壓也身在貧賤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之裘弊妻嫂墮于閨門之內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凡云爲動靜固非衆人之所及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材出于衆其進則裒多益寡勞謙濟世退則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守常之智申壓在時勢來則益勢去則損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貲財有餘恣意周濟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感其恩紀匡救其惡是以朱建受金而爲食其畫計見援者闡小美而大之感其引援將順其美是以曹邱見接爲季布揚名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夫富與貴可不欣哉乃至無善而行成無智而名立是以富貴妻嫂恭況他人乎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有慈心而無以拯識奇材

而不能援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內無蔬食之饋外無縕袍之贈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意義皆空薄分意何由立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非徒薄已遂生怨謗之言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夫貧與賤可不懾哉乃至無尤而生謗無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況他人乎故世有侈儉名由進退行雖在我而名稱在世是以良農能稼未必能穡天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家給人足路人皆饋之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得辭施之高名受餘光之善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家貧乏之粟成珠玉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假無遺與嫂叔爭糟糠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己既自足獲須給賜則名美行成所爲遂達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則微降而稍退己既不足親戚並困上等不援下等不推而眾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謂申達者爲材能壓屈者爲愚短是疑於申壓者也材智雖鈞貴賤殊塗申壓□□□乎貧富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

察之寡失形色外著故可得而察之失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是故非常人之所見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譬金水內明而不外朗故馮唐白首屈於郎署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猶燭火外照灰燼內暗故主父偃辭麗一歲四遷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元機明異希其尤奇異非精不察或以貌少為不足郤薄茂貌惡便疑其淺陋或以瑰姿為巨偉見江充貌麗便謂其巨偉或以直露為虛華以其款盡疑無厚實或以巧飾為真實巧言如流悅而親之是以早拔多誤不如順次或以甘羅為早成而用之於早歲或誤復欲順次也夫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徵質不明不能識奇故使順次亦不能得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故鄭伯謝之於燭武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故光武悔之於朱浮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秦穆不從蹇叔雖追誓而無及廣問而誤己則怨己不自信隗囂心存於漢而為王元所誤是

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
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故非常人之所識也是以張良體
弱而精彊爲衆智之雋也不以質弱而傷於智荆叔色平而神勇爲衆
勇之傑也不以色和而傷於勇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奇逸過於衆人故衆人不
能及聖人者衆尤之尤也通達過於衆奇故衆奇不能遠其尤彌出者其道彌
遠非夫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故一國之雋於州爲輩未得爲第也郡國之所
雋異比於州郡未及其第目一州之第於天下爲棊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雋棊而不可
及棊爲魁反梔也天下之棊世有優劣英人下世繼是以伊召管齊應運乃出是故衆
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己之尤智材勝己則以爲貴而不貴尤之所尤尤之
尤者非衆人之所識是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衆人明者纔知郡國出輩之士而已
而不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郡國品第之雋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

出輩明者窺知郡國第目之良不能識出尤之良也（未識出尤奇異之理）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爲當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觀其會通舉其一隅而已）

效難第十一（人材精微實自難知知之難審效薦之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才奇遊雜是以難知）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已雖知之無由得薦）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智無形狀奇逸精妙）能神而明（欲入其神而明其智）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況常人乎）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各守其一方而已）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以己所能歴觀衆才）或相其形容（以貌狀取人）或候其動作（以進趨取人）或揆其終始（以發正取人）或揆其儗象（以旨意取人）或推其細微（以情理取人）或恐

其過誤（以簡恕取人）或循其所言（以辭旨取人）或稽其行事（以功效取人）八者遊雜（各以意之所可為准是以雜而無紀）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但取其同於己而失其異於己已不必兼故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謬（或色貌取人而行違）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或身在江海心存魏闕）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是以聖人聽言觀行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智淺易見狀似異美）深明沈漠則以為空虛（智深內明狀似無實）分別妙理則以為離婁（精至理狀似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為義理（強指物類狀似有理）好說是非則以為臧否（妄說是非似明善否）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強譏賢愚似明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為國體（妄論時事似識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為之名猶聽猫音而謂之猫聽雀音而謂之雀不知二蟲竟謂何名也世之疑惑皆此類也是以魯國儒服者衆人皆謂之儒立而問之一人而已）夫名非實用之不效（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故

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衆觀形而名之故用而不驗也）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眞智在中衆不能見故無外名而有內實）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效立則名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淺智無終深智無始故衆人之察物常失之於初）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視其所止觀其所居而焉不知）故居視其所安（安其舊者敦於仁）達視其所舉（舉剛直者近於義）富視其所與（與嚴壯者明於禮）窮視其所爲（爲經術者勤於智）貧視其所取（取其分者存於信）然後乃能知賢否（行此者賢反此者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試而知之豈相也哉）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畧（畧在變通不可常准）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故視其外狀可以得一未足盡知）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龐萌曹公失之董卓）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李軼始專心於光武終改顧於聖公）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王莽初則布衣折節卒則窮奢極侈）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變如此誰能定之）由是論之

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旣知其情又察其變故非常人之所審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已難識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未及進達其人已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未及拔舉已先沒世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公叔痤薦商鞅而魏王不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禽息舉百里奚首足皆碎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竇后方好黃老儒者何由見進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卞和非因匠所以抱璞泣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何武舉公孫祿而爲王氏所排是以良材識眞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知己知己雖遇當値明王三者之遭萬不一會須識眞在位識百不一有也雖識己眞或不在位以位勢値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識己須在位智達復須宜或明足識眞有所妨奪不欲貢薦雖識辨賢愚而屈於妨奪故有不欲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眞在位之人雖心好賢善而明不能識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或好賢而不識或知賢而心妒故用與不用同

於衆總紛然淆亂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身無位次無由效達不知者亦自以為未識身雖在位而不能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是以八主常當運其聰智廣其視聽明揚側陋旁求俊乂舉能不避仇讐拔賢不棄幽隱然後國家可得而治功業可得而濟也

釋爭第十二

賢善不伐況小事乎釋忿去爭必荷榮福

蓋善以不伐為大為善而自伐其能衆人之所小賢以自矜為損行賢而去自賢之心何往而不益哉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勞謙疾行退下然後信義登聞光宅天位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奔此二大夫矜功陵物或宗夷族滅或逃禍出奔由此觀之爭讓之道豈不懸歟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處下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兕虎所以攖牢檻以其性獷噬也是以君子舉不

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足不苟蹈常懷退下）內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獨處不敢為非出門如見大賓）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外物不見傷子孫賴以免）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初無巨細心發揚以陵物）是以在前者人害之（矜能奔縱人情所害）有功者人毀之（恃功驕盈人情所毀）毀敗者人幸之（及其覆敗人情所幸）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智不相過並驅爭險更相蹈籍）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中道而斃後者乘之譬兎殛犬疲而田父收其功）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途清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闘德讓之風意猶昧然乃云古人讓以得今人讓以失心之所是起而爭之）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留滯（故行坐汲汲不暇脂車）以下眾為卑屈以躡等為異傑（苟矜起等不羞負乘）以讓敵為迴辱以陵上為高厲（故趙穿不顧元帥彘子以偏師陷）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

反也譬虎狼食生物遂有殺人之怒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爲廉頗逡巡兩得其利以抗遇暴必構敵難灌夫不爲田蚡持下而得其九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俱自是而非彼誰明之耶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兩虎共鬪小者死大者傷焉得而兩全且人之毀己皆發怨憾而變生釁也若本無憾恨遭事際會亦不致毀害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凡相毀謗必因事類而飾成之其於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爲然也由言有端角故信之者半己之校報亦又如之復當報謗爲生翅尾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近遠之聽皆半信於此半信於彼然則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也己說人之瑕人亦說己之穢雖詈人自取其詈也並辭競說者爲貸手以自毆辭忿則力爭己既毆人人亦毆己此其爲借手以自毆爲惑繆豈不甚哉借手自毆借口自詈非惑而何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己能自責人亦自責兩不言競變訟

何由生哉皆由內怨不足外望不已所以爭者由內不能怨己自責而外望於人不已也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已是故心爭終無休已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曲而見輕固其宜矣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親反傷也固其宜矣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見輕在彼固所宜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德鈞年次固其常矣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材均而不爭優劣衆人善其讓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為憊矣雋等而名未別衆人惡其鬬是故藺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鬬取賢於賈復此二賢者知爭途不可由故回車退避或酒炙迎送故廉賈肉袒爭尚滅矣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蟲微物耳尚知蟠屈況於人乎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韓信屈於跨下之辱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齊師之謂也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為福晉文避楚三舍而有城濮之勳屈讐而為友相如下廉頗而

爲刎頸之交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子孫荷其榮蔭竹帛紀其高義君子之道豈不裕乎若偏急好爭則身危當年何後來之能福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鬭之大訟大訟起於纖芥故君子愼其小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故罪大不可解惡積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爲謙德也怨在纖微則謙德可以除之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涓涓不息遂成江河水漏覆舟胡可救哉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思復須臾之忿忘終身之惡是以身滅而嗣絕也彭寵以朱浮之郄終有覆亡之禍恨督責之小故違終始之大計是以宗夷而族覆也禍福之機可不愼哉二女爭桑吳楚之難作季郈鬭雞魯國之釁作可不畏歟可不畏歟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推讓所往前無堅敵以自修爲棚櫓修己以敬物無害者靜則閉嘿泯之元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時可以靜則重閉而元嘿時可以動則履正而後進

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節故勝無與爭爭不以力故勝功見耳敵服而怨不構干戈不用何怨構之有若然者悔恡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色貌猶不動況力爭乎彼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爲險詖者以己爲賢專固自是是己非人人得不爭乎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柙兕而攖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言險而行違必起衆而成訟矣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謙讓爲務者所往而無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爭途者必覆輪而致禍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本無功而自矜一等空虛自矜故爲下等也有功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故爲中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推功於物故爲上等愚而好勝一等不自度量故爲下等賢而尚人二等自美其能故爲中等賢而能讓三等

歸善於物故爲上等緩已急人一等性不恕人故爲下等急已急人二等褊戾峭刻故爲中等急已寬人三等謹身恕物故爲上等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心不純一是爲奇變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逮也小人安其下等何由能及哉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處上等而不失者也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伐其功美譽自生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不貪其賞嘉賜自致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豈故不伐辭賞詭情求名邪乃至直發於中自與理會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爲益故功一而美二自損而行成名立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一伐而並失自伐而行毀名喪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不伐而名章不爭而理得讓敵者勝之也下眾者上之也退讓而敵服謙尊而德光君子誠能覩爭途之名隔獨乘高於元路則光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濟忿肆之[illegible]途

獨逍遥於上等遠燕雀於啁啾疋鳴鳳於
元首然後德暉耀於來今清光侔於往代

人物志卷下終

後序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繼成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醇駮較於材隆汙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也玆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已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烏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而弗貳以私則眞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志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

跋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案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昞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其複重附益之文為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據眾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改云邵之敘五行曰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偏檢書傳無明砭之證案字書砭者以石刺病此外更無他訓然自魏晉以後轉相傳寫豕亥之變莫能究知不爾則邵當別有異聞今則亡矣愚謂明砭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啟字為然疑為簡暢而明啟耳文寬夫題